

白薔薇

劉大杰著

上海東南書店印行

1928

劉大杰著

白

蒿

薇

上海東南書店出版

1928

民國十七年九月初版

一——二〇〇〇



實價四角五分

著者 劉大杰

發行者 上海東南書店

印刷者 上海東南書店

總代售處 上海四馬路中
啓智書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十年後

兩慕

次 目

十年後……………五〇

白薔薇……………一一四

十年後

第一幕

劇中人

留學生李振華及其新夫人黃曉蘭女士。

楊玉霞女士，曉蘭的同學。

陸雪琴女士，李黃的好友。

阿梅，女僕

地點，中國某城市。

時間，某年。

佈景，一間精美的臥房，佈置得整齊而又舒適。鋼琴，沙發，名畫等應有盡有。

幕開，玉霞與曉蘭對坐談天。

曉蘭 謝謝你，玉妹！送我一個這樣精緻的相框子。（右手舉相框子細看）

玉霞 這是我哥哥在東京買來送我的我想。——這樣精緻的東西，隨使用了真可惜。不如趁着蘭姐結婚的時候，就送給你做永久的紀念罷。

曉蘭 日本的東西，真是精緻。不過，這是你哥哥送你的，我不應該奪人之愛纔是。

玉霞 哥哥送給了我，我當然又可送人。但是，我不希望蘭姐再送給其他的朋友了。因為這是你們結婚的贈品。哈哈？

曉蘭 我珍重牠，像珍重你對我的感情一樣。（將相框放在茶几上，另取一胭脂盒）

玉霞 那盒玫瑰胭脂，是姐姐送給你的。姐姐說：「你們這次結婚，因路隔太遠，不能親來道賀，很抱歉的。託我帶來這點東西，當作遠地的朋友之心。」我這次本想來參與你們的盛典，因江水淺落，在路上停了幾天。到這裏，已是你們婚後的第五天了。

曉蘭 (滿面笑容) 這盒胭脂，想來很好。玫瑰牌這名目，已是艷麗極了。

玉霞 法國的化妝品，在世界上是有名的。這種胭脂，就是巴黎世界公司特品。像蘭姐這樣標緻的人，在臉上唇邊再薄薄地擦點胭脂的時候，恐怕什麼人都要拜倒裙下罷。

曉蘭 你又在講笑話了。

玉霞 不是笑話，像蘭姐這樣標緻的人，真是少見呢！

曉蘭 胭脂雖是名產，我倒不十分愛牠。(放下) 這相框子，真清雅可愛。把振華的半身相片裝進去，大小是一定合式的。

玉霞 我想李先生的相片，正好配這框子呢！真可謂「兩全其美」了。

(曉蘭走到寫字檯旁，在盒子裏取出振華的相片，裝進框子裏。阿梅捧點心，茶碗上。)

阿梅 玉小姐，少奶奶請茶！

曉蘭（持相框）玉霞！你看這多清雅。振華看見了，不知要怎樣的謝你呢？（擺在棹上）玉妹！請吃點粗點心。

玉霞（吃點心）這是結婚的菓子罷。

曉蘭 是的，請你多吃一點。

阿梅 少奶奶！這個金框子，要買幾十塊錢？我眼睛照得發光了。（笑）

曉蘭 可憐這了頭，好像劉老老走進買寶玉的臥房一樣。

阿梅 真的，金框子我纔見過的呢！

曉蘭 不要再說了罷。阿梅！你到廚房裏去看看燉的鴨子，不要燒乾水了。少爺想也快回家了。玉霞！今天晚就在這裏便飯。（阿梅下，）

玉霞 我要回學校去。

曉蘭 急什麼！既然出來了，不妨多頑一下。你試試我親自做的鴨子看。振華說，清燉鴨子，是我的拿手好戲。

玉霞 振華姐夫真幸福。有這樣標緻的蘭姐燒鴨子給他吃。我有什麼資格，能分嘗一瓣哩。

曉蘭 不要客氣，你明年做千層蛋糕給方先生吃的時候，送一片給我嘗就是。結婚期大概在明年暑假罷。方先生真有福氣，碰着我這個比花還要美的玉妹。

玉霞 (臉紅)說話多刻薄呵！

曉蘭 說中了你的心，你就難過是不是？

玉霞 (笑)我不難過。我想——只有你們結了婚的人，臉皮真厚呢！(阿梅從右側上)

阿梅 少奶奶，陸小姐來了，

曉蘭 在那兒？

阿梅 樓下。

玉霞 是不是陸雪琴？

曉蘭 是的！你坐一坐，有伴了（起立，跳動。）

（曉蘭同阿梅下，一刻，雪琴曉蘭同上。）

曉蘭 （舉手向雪琴）這是密斯陸。（向玉霞）這是密斯楊！請坐，大家隨便些。

玉霞 久聞大名，不過還是初會。

（玉霞，雪琴，曉蘭就坐。阿梅捧茶菓上）

阿梅 兩位小姐請茶。

曉蘭 粗粗的點心，淡淡的茶，我真不好意思請你們呢！

雪琴 做過新娘的人，舌尖就變圓滑了。你看這幾句話，說得多麼客氣。

玉霞 真是上等少奶奶的口吻。

曉蘭 嘴多厲害呵！

玉霞 這是蘭姐結婚的菓子，密斯陸，請試試罷，不然蘭姐又不高興了。

雪琴 是的，我今天特來吃他們的結婚菓子的。

曉蘭 那末，你就多吃一點罷。（向阿梅）阿梅！去泡三杯君山茶來，快一點。

阿梅 是的。（阿梅下，雪琴吃菓子。）

雪琴 這菓子又甜又酸，最後還有點苦味，大概愛情的滋味，全在裏面罷。

曉蘭 我是不承認愛情有苦味的。

雪琴 深一層了解愛情的人，應該深一層體驗到愛情的苦味。我以前做個一篇小說，就是寫愛情中的苦味，比甜酸味都要多。

曉蘭 是不是那篇窮途？

雪琴 是的。

曉蘭 振華和我，都不贊成你那篇的意見。

（阿梅捧茶上。）

阿梅 請兩位小姐試試這君山茶看。這種茶，少奶奶只泡給少爺吃的。

玉霞 那我們真應當重謝。

雪琴 是的啊！

(同飲茶，笑。阿梅檢點棹上報紙)

曉蘭 阿梅你少說兩句無聊話。下去看看，要廚房預備飯，說今晚有兩位客。(

阿梅下)

玉霞 (起身)我不吃飯，不早了，我要回去。

雪琴 何必急，再坐一坐，同路走罷。

曉蘭 都不要回去，一齊在這裏吃飯。振華也快回家了。

玉霞 今天實在因為學校裏有事，不能在外面吃飯。我到蘭姐家裏，難道還講客

氣。請密斯陸不要走罷。

雪琴 我也要走。(起身)

曉蘭 玉妹，既然學校裏有事，我就不留你，雪琴你剛來，無論如何，要再坐一

刻，我有許多話，要同你談呢！

雪琴 那末，我就再坐一刻。

玉霞 我先走了。（行）密斯陸有工夫的時候，請同蘭姐到我們學校裏來頑。我們同學都很喜歡讀你的作品。

雪琴 是的！我早就想到貴校去參觀了。聽說貴校的風景不壞。

玉霞 我走了！（玉霞行，雪琴曉蘭跟着送她）

曉蘭 謝謝你的贈品，並且謝你的姐姐的胭脂。禮拜日，望你常來頑。

玉霞 是的，一定來。（走到門邊，點頭。）密斯陸，蘭姐，再會了。

雪琴 再會了。

曉蘭 再會了。

（雪琴，曉蘭回坐，雪琴取相框子看。）

雪琴 這相框子真清雅，振華的相片，配在裏面，更覺風流神氣了。

曉蘭 這是楊玉霞送我的，還有這盒玫瑰牌的胭脂。雪琴，你看我多高興，朋友

們對我這次的結婚，都在替我歡喜，都在對我羨慕呢！

雪琴（強笑）哼！未必罷。我就是一個不羨慕的人，也並不替你歡喜。

衝蘭 你爲什麼要這樣說？

雪琴 是的！我不僅不替你歡喜，我還替世界上結婚的人擔憂！

曉蘭 在我們最愉快的婚後的第五天，你不應該說這煞風景的話。雪琴！

雪琴 不是，我的話是真實的。你應該深一層體驗我的話。

曉蘭 你的話，我很懂得。不過，你要知道；我和振華的結婚，全是愛情的結合。是精神與肉體調和的愛情，是永久不變的愛情。

雪琴 你們總是世上的一個人，總跳不出人間這圈子。

曉蘭 振華的愛我，我的愛振華，你是知道的罷。振華對我的那種溫柔，我真形容不出來。一刻不見他，我就難過。我真陶醉了！真陶醉了。

雪琴 醉了酒的人，是容易醒的。

曉蘭 不是，我們的愛情之力，又不是容易醒的葡萄酒。這種力，把我和他的心合而爲一。無論在什麼空間，無論在什麼時間，我們的全身，都浸在這溫柔裏。離不開，永遠離不開的呵！

雪琴 人生是一個夢，愛情也就是一個夢。

曉蘭 雪琴！你的話很對，到底是文學家的口吻。人生恐怕只有做夢的那一剎那，是最美滿的罷。真對呵！你把愛情比做一個夢。我們永遠在這夢裏過活，永遠在這夢裏受人間最高的滋味。

雪琴 世界上的夢，沒有不醒的。

曉蘭 像我和振華這樣的愛情的夢，是永遠不會醒的。雪琴！我真滿足，人生要到這樣才有意義呢！你看我家裏的空氣，是多平和，多美滿。我真快活得說不出話來。你今晚就在這裏便飯，振華想也快回家了。

雪琴 我希望你的愉快是永久的。

曉蘭 當然！你想想看，世上一個女人，同她心中最愛的男子結婚了，怎麼不高興。況且那男子又是那樣愛她。

雪琴 我總覺得愛情的夢，比人生的夢還要虛幻。女人同男子結婚，實在是犧牲自己，也可以說是不尊重自己。

曉蘭 你的話真奇怪，世上的女子，那個不結婚。像你這樣講獨身的，世界上的人，能有幾個？我並不覺得你們這種人，就是尊重自己。

雪琴 你這時真滿足極了。

曉蘭 不是。雪琴！你要知道，我這種滿足，是世人普遍的心理。因為我有世人共有的心，我有最真實的情感。我最討厭偽善者。記得有一次讀一本小說，說世上大罪大過的人，都可進天國。只有偽善者，是站在天國的門外的。我想——凡是頂塊假招牌的人，都是天國門外的同伴。

雪琴 你的話，我都懂得。你說我是天國的門外客，是不是？

曉蘭 我是說頂塊假招牌的人。你當然不是。我覺得在現在的女界，有一種通病。在沒有找到愛人的時候，總是說着獨身獨身，一旦有了意中人，便什麼也忘記了。唉！人類多醜惡呵！

雪琴 你的話很不錯，曉蘭，你說的這樣女子實在是多。但不可一概而論。好比，我就不是這一類的。劉君曼和我的關係，大概不要我再說罷。那個不說他美貌，那個不說他聰明。我和他認識也有五六年了。他對我的慇懃好意，真形容不盡。求婚的信，端端正正地寫上十幾頁。他說他是流着淚寫的，或者也真流着淚罷。

曉蘭 在戀愛的時候，對於對方的愛，雙方都是應該尊重的。

雪琴 並不是不尊重，我覺得男子這樣的多情，似乎失了男子的氣質。

曉蘭 無論什麼英雄好漢，一經落在愛海裏，就翻不轉身了。

雪琴 我想，也常常說，一個女子生在世上，除嫁人以外，還有一條表現真的人

生的大路。平凡的女子，都是避開這條路的。把結婚當作理想中最高的世界。我現在並沒有新奇的思想，能夠打破這平凡的觀念，就滿足了。我認爲我這次對君曼的態度，是正當而且平和。

曉蘭 人生之路是複雜的。無論誰，只要能感到一種心靈的滿足，就算走上正路了。好比我，就是走上正路的一個。因爲我已經感到心靈的滿足了。雖說你當我持這種反對的論調，我仍是滿足而歡樂的。一個女子同她心中最愛的人結了婚，她的人生，還有什麼缺陷，還有什麼追求呢？雪琴！我已感到心靈的滿足了。（停）

曉蘭 呃！有人上樓，想是振華罷。

雪琴 走得這樣急促，很像他。

（曉蘭起，至門邊，振華着最美麗之西服上。手執一束鮮花。活潑潑地，滿面笑容。雪琴起立。）

振華 陸小姐來了。好極好極！請坐。（同坐）

曉蘭 來有一刻了。

雪琴 從那兒來？

振華 從霓裳衣服公司。

曉蘭 我的法國式的外衣做好沒有？

振華 還要等兩天。

雪琴 真慇懃。因為太太要新衣穿，這樣的大風，竟親自出馬。真捨得犧牲呵！

振華 男子就是替他心愛的女子犧牲的。哈哈。

曉蘭 自己說出來，又不識羞。

雪琴 曉蘭的心裏，正在好過罷。

振華 真的，人生在世，只幾十年光景。青春過去，是不會再來的。一個男子，同着他心愛的女子結了婚，還有什麼不滿足。雪琴！我再不彷徨了。記得

我們從前在學校念書的時候，也常常爭論這問題。我覺得人生若沒有愛情，萬事沒有生氣，沒有靈魂。到現在，我的話被証明了。因為有了愛情，今天到霓裳公司去催衣服，既不怕風吹，也不怕雨打。雪琴，我現在真滿足，不再徘徊了。

曉蘭

雪琴與我們的意見絕對相反。我和她爭論許久了。

振華

何必爭論，上帝造出男女，就是因戀愛而來的。俄國的作家柴霍甫，在他的劇本三姊妹裏面說過。「天地就是因為愛情，才造出這些人來。」（向曉

蘭）曉蘭！我倒忘記了！這束鮮花，我特買來送你的。（授花）這花真嬌艷。我不知道這花叫什麼名字。我走過一個花店的時候，見有幾個英國太太在那裏買，有一位年輕的說：「這花是愛情的象徵。」所以我也就買了這一束回來。曉蘭！你合意嗎？

曉蘭

好極了，嬌豔極了！

雪琴 有刺的玫瑰，象徵有刺的愛情。

振華 不管他有沒有刺，他總是這樣有生氣的，雪琴。你看我們這小小的新家庭，真有萬象皆新的氣象。（笑，阿梅上。）

阿梅 少奶奶，等不等楊小姐吃飯？

曉蘭 她回學校去了。

振華 那個楊小姐，是不是玉霞？

曉蘭 是的。她今天下午，這在裏坐了許久。送我一個相框子，還有一盒玫瑰牌胭脂。（手指相架）你看那多美。

振華 可以說是大方雅緻。留着裝你自己的相片罷。你不是有一張在西湖照的相片，你用指頭支住唇邊帶着微微的笑臉的嗎？（笑）阿梅！泡碗好茶來！

阿梅下）

曉蘭 你這樣高興，唱隻歌聽聽，怎麼樣？振華！

雪琴 贊成，贊成！

振華 男子在女子跟前唱歌，真是班門弄斧。你們唱，我聽罷。欣賞，我是不壞的。

雪琴 靜寂的新家庭，應該有愛的音樂來填滿這空虛的靜寂。你剛纔說，男子就是替女子犧牲的。既然曉蘭命令你唱，怎好推辭。曉蘭彈琴罷。

曉蘭 好。我來彈琴罷。（起，至鋼琴旁，以手按鍵，發出清越的聲音）

振華 唱什麼？卿似一枝花何如？不准笑。

雪琴 卿似一枝花，很好。不笑。快點。

（琴聲作，雪琴忍笑，以手掩口。）

振華 不許笑！不許笑！（唱）

卿似一枝花，

溫美復無瑕。

舉目頻視卿，

………(停)

雪琴 (拍掌笑) 好極了！怎麼停住？望着曉蘭幹什麼？日夜厮守着，還望得不够嗎？

振華 我唱不出了，唱不出了。

曉蘭 (起，回原坐。) 你看，雪琴！你把他的臉也逼得緋紅了。

雪琴 他自己紅的，怪我！心裏就是這樣愛他姑息他，口裏何必一定要這樣說。你們愛你們的，與我什麼相干。

振華 你有點羨慕罷。

雪琴 我不僅不羨慕，還替你們擔憂呢！

曉蘭 不見得，………

雪琴 真的，我不僅對你們兩個的結婚擔憂，我覺得結婚的人們，都是沒有走上

表現真的人生的大路。

振華 我們已經滿足了，人生還有什麼缺陷？你看，我和曉蘭，是這樣互相愛着的。互相愛着以至於死，以至於世界以外的世界。

雪琴 今天是你們結婚後的第五天，當然是感着滿足。多說一點罷。十年以後的你們，保得住不變成世上最苦悶的人嗎？

曉蘭 十年？我們到死的那一天，仍是像今天這樣愛着的。

振華 我們的愛，要繼續到坟墓裏去。

雪琴 我想，十年還太多一點。一年後，你們就會感到愛情的厭倦了。你們要知道，人生之夢不易醒，藝術之夢不易醒，只有愛情之夢是不會長久的。

振華 你是不是說，將來我和曉蘭，要發生問題。

雪琴 不是，我說你們將來會感到愛情厭倦後的苦悶。這種苦悶，是世人共感的，你們兩個，當然不是例外。

曉蘭 我應該了解我和振華的「真實的愛。」

雪琴 我知道。凡是以爲愛情能解決人生的人，都是愚暗。

振華 你是不是妒忌我同曉蘭的愛？

雪琴 羨慕？妒忌？這是笑話。我若是以愛情爲人生最高的理想，那我也就同劉

君曼結婚了。君曼對我的那種情意纏綿，想你倆是知道的罷。

振華 是的。君曼近來更沮喪了。我前天看見他，勸他樂觀豪放一點。他說：「永遠在人生路上徘徊的我，不知道要到那一天，才可找到歸宿，才可走到死的世界。」

曉蘭 他真可憐。雪琴同君曼結婚，實在是好。

雪琴 君曼很愛我，我也很愛他，不過男子一愛女子，就想結婚。我的愛他，因爲他是世界上一個人，我們都是人生路上的同伴。結婚，是女子犧牲，是女子不尊重。君曼的苦惱，消極，我不能替他負這種責任，他昨天送我一張相片，

作我這次出國的紀念。我很高興的受着了。因為我們同是人類，同是旅客。接受人家的相片，不過是保存人類的感情，紀念朋友的心，若說君曼又有什麼疑心，這是你們男子不自重的地方。我也知道無論男女，對於對方的愛，是應該尊重的。所以我永遠記得，在這人間，有一個最愛我的君曼。

振華

他既然愛你，你也愛他，爲什麼不結婚。

雪琴

假如我是一個想嫁人的女子，當然是嫁給君曼。我想——除結婚外，還有一條藝術的路。我現在就是想走這條路。要這樣，才可真正領略到一點人間的滋味。

振華

藝術也是一個夢。

曉蘭

藝術比什麼都要虛幻，比什麼都要黑暗。愛情反是真實的東西。

雪琴

可憐你們這般淺薄的享樂主義者。十年以後，還不要十年，你們就要感到人生的苦悶，愛情的厭倦了。

振華 你們？我們永遠是這樣。

曉蘭 你十年以後，未必不感到愛的需要，與藝術的厭倦。

雪琴 不會的。人生可以厭倦，愛情可以厭倦。只有藝術的前途，是遼遠無邊。多走一步，就多一分趣味。

振華 我看這不過是一個夢。

雪琴 我的前途是光明的。我這次出國以後，要遊遍歐洲的名勝。創造幾部其的作品，來表現自己也就是世人的心。人生的意義全部在藝術裏。生活要藝術化，不然，人生就太單純了。

曉蘭 好單純的夢。(笑)哈哈。

雪琴 不要笑我。你們的愛，才真是夢。

振華 不是。我們永遠是這樣愛着。

雪琴 好，我希望你們這個夢，不要醒得太早。十年以後罷。我覺得還等不到十

年呢！兩三年後，你們就要開始詛咒結婚了。但是，我希望你們的夢，不要醒得太早。

振華 在我們最愉快的婚後的第五天，雪琴不應該說這掃興的話。（臉上不快）

曉蘭 十年以後的你，是怎樣的，我和振華等着罷。

振華 這是我們可以見到的事。

雪琴 十年以後的我，藝術想已成就了。我那時真滿足。真有意義。我的滿足，決不像你們這暫時的歡樂。是永久不變的藝術之力。我真夢想，夢想十年以後的到來。只有藝術的前途是光明的啊！

振華 雪琴今天的話，使我感着不快。（看錶，問曉蘭）六點半了。曉蘭，要走了。

曉蘭 到那兒去？

振華 到月宮跳舞場。今天九點半有個很大的新婚夫婦跳舞會，你不是久慕月宮

的大名嗎？換換衣服罷。

曉蘭 雪琴一路去何如？

雪琴 奇怪！我又不是新婚夫婦，有什麼資格？

曉蘭 那末，你就在這裏吃了飯再回去，好不好？

雪琴 不，我回去吃飯。

振華 怎好留他一個人在這裏，同一路出去罷。曉蘭！你快去換衣服。我們等你

。（曉蘭由內門下，振華刷頭髮。）

雪琴 真愛美！一個男子，何必要刷得這樣光滑。

振華 （暗笑）哼！我們是尊重青春的。

雪琴 向自己認定的目標方面努力，難道就不是尊重青春嗎？

振華 好！你去努力，你去尊重你的青春罷。我要等待你十年以後藝術的成就了。

雪琴 我也要看十年以後的你們，看愛情之夢醒不醒。

振華 你出國的時期，決定沒有？

雪琴 至遲在這個月底。

振華 什麼時候回來？

雪琴 十年八年，也說不定。

振華 我替劉君覺可憐。

雪琴 我也很愛他的，但是……

（曉蘭出，衣服極其嬌艷，舉動活潑，滿面笑容。走至振華面前。）

曉蘭 你看怎樣。這套衣服的顏色樣式如何？

振華 很好很好。今天跳舞場裏，恐怕沒有一個比得上你的。

曉蘭 可惜寬裳公司那件外衣沒有做好。

雪琴 這套衣服，已是很美了。

曉蘭 不要笑我。振華！我來替你刷刷衣上的灰。（曉蘭刷衣）

振華 雪琴！看我幸不幸福。有一個這樣美的……

曉蘭 你拿我開心，真討厭。（放刷子，自己走至鏡前，左右顧盼，又以粉撲子撲粉）

振華 鏡子裏有個美人啊！幸福啊！

雪琴 祝你們的夢，不要早醒。（阿梅上）

阿梅 少奶奶，飯預備好了。

曉蘭 我們要跳舞去。你去告訴廚房。（阿梅下）

振華 我們走罷。

雪琴 走罷！（起立）

（曉蘭臨行，又至鏡前。又撲粉）

振華 （拍掌）美呵！

雪琴 算了罷。

曉蘭 走。今天對雪琴不起，你出國的時候，我們再來餞行。

雪琴 不要客氣，我祝你們的愛情之夢不要早醒。

振華 我和曉蘭祝你在藝術上努力。

曉蘭 (笑) 十年以後再看罷。

雪琴 不要十年呢。

振華 我真滿足極了。

曉蘭 我也滿足。

雪琴 人生是一個夢，愛情也是一個夢呢！振華曉蘭，我們這一別，不知要在何時再會了。

振華 ……………

(他們三人這樣的談着話，徐下。)

——幕

第二幕

劇中人

李振華，黃曉蘭，陸雪琴。

劉君曼，小學教員。

李威廉，八歲，女。威華，五歲，男。威君，三歲，女。振華之兒女。

蘇媽，四十歲。

地點 一個大都會。

時間 隔前幕十年。

佈景 李振華的書室，書籍棹椅，零亂狼藉。是一間不整潔的房子，右側有一門

通內室。幕開，威華威君在房中遊戲，威廉坐在椅上看少女故事。

威君 哥哥！你看！我有蛋餅。（以手舉餅示威華。急置衣袋。）

威華 那個給你的？

威君 劉先生。

威華 分一半給我試試看。是甜還是酸的。

威君 酸的，我不喜歡吃。

威華 酸的我也不喜歡吃，快給我試試看。

威君 (以餅授威華) 只許吃一口。

威廉 小妹妹！不要給哥哥試，他騙你的。

威華 我不騙你。(將餅咬去大半以其餘的一半給威君)很好吃。很好吃。

威廉 你看，他吃去一大半了。

威君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哭)我告訴媽媽去，(向內門走)告訴媽媽去。

威華 又甜又酸，真好吃。

威廉 (起，握威君手) 小妹妹，不要哭！媽媽今天有事，不要哭。等等我要媽

媽打哥哥。威華！你再不要惹起妹妹哭，快些把餅子檢來給妹妹。

(威華送餅給威君)

威華 (笑) 好甜的餅子，再給我咬一口。

威君 (哭，頓足) 不啊！

威廉 (以手擊威華) 真討厭！剛剛住口你又來。(摸威君) 乖乖！你莫哭，怕媽媽罵。(蘇媽上。)

蘇媽 華少爺不要惹起小姐哭，太太罵人的。來，都來！同到外面頑去。

威廉 去！威君！同蘇媽頑去。

(威君走近蘇媽，蘇媽抱之，攜威華下。威廉仍看書。曉蘭自內室出。衣青色舊衣，髮蓬亂，臉色黃而憔悴。面有怒色，出時，用力帶門，聲如裂帛。)

曉蘭 唉！要到那一天，才可跳出這苦海！

(坐在一把大椅上，瞧見威廉在看書)

曉蘭 坐在這裏做什麼？你總不順順他們兩個小的。碰在一堆，不是打架，就是相罵。你今年八歲了。

威廉 又不是我，威華搶她的餅吃。

曉蘭 沒有一個好的。

威廉 說他他又不聽。

曉蘭 唉！我真夠了，要到那一天，才可跳出這個苦海。（大聲）我真夠了。

振華 夠了？滾出去！（聲音自內室出）。

曉蘭 你要我來，就來；要我去，就去。世上的事，沒有這樣容易。（哭）我真苦啊！

（威廉下，振華着棉袍出，面色蒼老，鬚髮很長，暮氣沉沉。很急的走到棹旁，取煙筒在棹上一拍）。

振華 你苦！你去找不苦的地方去罷。這樣的生活，我也感着厭倦了。（在房中走動）。

曉蘭 振華！你說話不要生氣。我回想我倆以前的生活來，只能下淚，從前那種愛情的餘影，現在也望不見了。

振華 愛情？

曉蘭 從前你那種溫柔的餘影，現在也望不見了。

振華 溫柔？

曉蘭 人生，恐怕永遠是得不着滿足的。苦悶，寂寞，失望，空虛，這就是人生的真義罷。

振華 曉蘭！我記起雪琴說的「愛情的厭倦」了。

曉蘭 只有她，才有意義，她這時，算滿足了。現在的雜誌上，常常看到她很好的作品。她真努力，她真有意義。

振華 她有意義，羨慕她成名了是不是。你去找她，你去請教她罷。我昨天聽見人說，她已經到這裏來了。聽說有一個學校請她演講。

曉蘭 我真怕見她。

振華 我倒想問問她，現在她像不像我這樣感着彷徨，感着心的寂寞。

曉蘭 她已得到藝術成就的慰安了。

振華 我在家裏，實在苦悶，實在苦悶不堪。

曉蘭 我知道，你外面就快樂，一回家來，總是愁眉不展。不是罵小孩，就是罵我。你想，結婚來，已十年了。我受了你一點什麼好處？我這十年來的光陰，全在家事與養小孩上過去了。我有什麼意義。想起十年前雪琴的話，句句是真的。

振華 我在外面，又沒有戀愛。

曉蘭 曉得你戀愛不戀愛，管得着嗎？我也不管，真不管。

振華 我想怎樣便怎樣。

曉蘭 無論如何，你也得管管家事。小孩子的事情，也得打算打算。哼！想起昔

日的榮華比起今日的冷落來，我的眼淚，真沒有乾的日子。沒有這幾個小孽障，我真想逃避人間，人間太醜惡了。

振華 我久已想逃避了。

(蘇媽持名片上)。

蘇媽 太太！外面有一位女客要會你。

曉蘭 (視名片)呵！陸雪琴嗎？

蘇媽 是的，我問她，她說姓陸。

曉蘭 我真不想會她，房裏糟到這樣。

振華 這算什麼。你不是在讚她嗎？來了，還不請教，錯過機會了。我現在到君曼那裏去一趟，她問我，只說有事出去了。

曉蘭 你告訴君曼，說雪琴來了，他會到這裏來的。蘇媽！請客進來。

(蘇媽從左側下，振華從右側下。曉蘭稍稍整理棹椅。即至門前迎客，雪

琴着西服，隨蘇媽入，進門握曉蘭手。

雪琴 曉蘭，我久想和你會面。你好？

曉蘭 平凡的我，還不是這樣。你一切是如意的罷。請坐。（同坐）

雪琴 真快，一別十年了。

曉蘭 我常常想，恐怕沒有和雪琴再見面的機會了。振華也常這樣說。

雪琴 振華呢？

曉蘭 他出去了。

雪琴 他還如意罷。曉蘭：怎麼你的面貌全變了。若在街上碰着，真不會認得呢！

曉蘭 老了罷！憔悴了罷！

（蘇媽捧茶上，卽下）。

雪琴 我們都老了。唉！

曉蘭 你何必歎氣，我想，你現在總算感着滿足了。可憐我們……

雪琴 滿足？我的心中，充滿了寂寞，充滿了說不出的寂寞。

曉蘭 不要說假話。

雪琴 我說假話？不會的，曉蘭，你應該同情我，同情你可憐的朋友——我。

曉蘭 世上的人，總沒有像我這樣孤單寂寞的罷。

雪琴 你們是可憐，誰不可憐！你們還孤單寂寞，誰不孤單寂寞呢！

曉蘭 你的話，句句有諷意。

雪琴 你真多心，曉蘭！我們總要算多年的同學，無話不說的朋友。雖說一別十年，我時常念及你和振華。我相信我們的感情，是沒有變動的。

曉蘭 你說你感着寂寞，都是鬼話。

雪琴 真的。朋友！你若是知道我心中的寂寞的時候，你一定應該同情我。我同你說實話，我已感着我的人生太沒有意義。

曉蘭 要像我們，才算沒有意義。

雪琴 你們真幸福。你和振華，永遠是這樣愛着的，現在有了小孩罷？

曉蘭 有三個，大女孩八歲了。

雪琴 多幸福，人生要像你們，才不單調。

曉蘭 不要說我們，我們是人間的苦惱者，是兒女的牛馬，是人生路上絕望的旅

客。只有你好，只有你的志氣高遠，只有你值得羨慕。你的藝術成就了。

我近來讀到你的作品，一篇比一篇深刻，一篇比一篇動人。那個不讚美，

那個不羨慕。有許多人問我：「陸雪琴是你們的朋友罷？」我聽到他們這

樣說，好像在笑我墮落，好像在諷刺我無能。我的臉羞得緋紅，半晌也答

不出話來。雪琴！你現在還肯來看我，已是萬幸了。今天蘇媽拿着你的名

片進來，我真不好意思見你呢！你看，我這家庭像什麼？

雪琴 你的家庭，有一種生活之力在維持着。有了這種力，你們就不感着空虛了

。任你是忙迫，或是憂愁，總是有意義的在世上活着，有目的地在活着。

(遠遠的傳來一陣小孩的歌聲)

高高的雲兒，

照……着。

雪琴 這不是你的孩子唱歌？

曉蘭 是的，你看多討厭。擾亂我周圍的平和的，就是他們。

雪琴 他們不會擾亂平和的。家庭沒有小孩，就沒有生氣。你聽，這聲音多美。在這些聲音裏，我知道他們都是活潑的孩子。

(歌聲漸近)。

淡淡的光兒，

耀……着。

雪琴 曉蘭！你有這些可愛的孩子，人生真沒有什麼缺陷了。

(歌聲更近，聽見脚步聲，威華威君同入，威廉在後)。

曉蘭 你們不要鬧，來了客。快來點頭，這是陸先生！

(威廉，威華，威君，同至雪琴面前點頭，同聲說)。

曉蘭 陸先生！

雪琴 真乖！真可愛！(執威君手)你叫什麼？

威君 我叫威君！

雪琴 (指威華)你呢？

威華 我叫威華。(指威廉)她是我的姐姐。叫威廉。

雪琴 真乖！真可愛！我今天沒有什麼送你們。你們歡喜什麼？告訴我，我去買來。

威華 我要張小腳踏車。

威君 我要餅子，要香煙畫片。

威廉 小妹妹總愛吃。(笑)

雪琴 好！我明天買來。

曉蘭 不要胡鬧，陸先生是客。威廉！帶他們出去，要蘇媽去預備飯。

威廉 威華！威君！來，我們頑去。

（威廉，威華威君同下）。

雪琴 不要出去，就在這裏頑頑不要緊。

曉蘭 讓他們去。他們一天真夠人對付哩！

雪琴 爲什麼要這樣說，他們都是可愛而又活潑的孩子。你有了他們，還有什麼缺陷。

曉蘭 我自有了他們，就進了苦海。我和振華的愛情，無形的疏淡下去。不知道爲什麼家庭的平和，就被擾亂了。振華不是以前的振華，我也不是以前的我。在婚後一年半的冬天，我和振華吵嘴。他說：「在未結婚以前，總夢想着，能夠結婚，就找到歸宿了，就解決一切了。現在呢，同你結婚有了年

半了，仍是依然故我，仍在人生路上徘徊。大概是雪琴說的，「感到愛情的厭倦」了罷。」雪琴！我們從那次以後，夫婦間，雖沒有大的變動，但是，家庭的「愛的平和」，被擾亂了。

雪琴

這是免不了的小事。你們享受了人間的幸福，自己是不會知道的。要旁人才能夠知道，要旁人才羨慕。我就是站在旁邊知道而且羨慕的一個。請你原諒我。我十年以前說的那些話，句句都是錯的。我現在才感着慚愧，在你們新婚後的第五天，說了許多什麼「愛情之夢是容易醒的」這些無聊話，真有罪，真有瀆愛神。幸而你們是我的好友，想能原諒我罷。想起來真難過。

曉蘭

不要提往事吧：想起往日的榮華，比起今日的冷落，真令人感到人生虛幻的可怕。你說的真不錯，女子結婚，真是犧牲，真是不尊重自己。我真後悔，那時爲什麼不聽你的忠告，向事業上努力，向學問上努力，也免得今日一無成就。這也是一個夢啊！我就是做過這種好夢的一個。曉蘭！你以爲我很好罷。

十年以前的我，抱着雄心，向藝術的路上走。總以為一個人有藝術的慰安，再也無需愛情的。現在我算是在外國住了幾年，有許多人恭維我的作品，有許多人批評我是一個寫實派的女作家，還有人說我是有天才的詩人。恐怕你就是一個羨慕我的罷。但是，事實全不是這樣。我在十年前所咀咒的愛情，現在才知道牠是生命中的原動力。

曉蘭 我被這原動力誤了。

雪琴 你看，我的面貌很憔悴罷。我一天一天地感得沒有着落起來，覺得我在世上，毫無寄託。

曉蘭 你的作品裏面，有你理想中的世界。

雪琴 我常反覆地讀我的作品，總覺得沒有力。像我這種沒有力的生活一樣。在我生活的背後，時時感着空虛。這種空虛，是旁人不會知道的。只有我自己，才能深刻地體驗着。尤其是在黃昏，或是月夜，自然而然的流出淚來

。曉蘭！你們總沒有這種境界罷。但是一般人，那會知道人的深處的孤癡，都在讚美我呢！你就是一個。

曉蘭 我若像你，什麼也不愁了。海闊天空，任我自由來去。胸中有無窮的世界，有無窮的人生。隨時隨地，都可自由地表現出來。

雪琴 那種沒有力的作品，我以後再不寫了。

曉蘭 這也奇怪。我覺得我今天說的話，是我思想的進步，是我生活的懺悔。我也常常責備自己，爲什麼你的思想，要比我早十年。你在十年前，就說破「愛情之夢」了。我那時總迷在這夢裏，硬說結婚不是犧牲，硬說愛情可繼續到坟墓裏。現在我才回到十年前你的思想裏去。但是，今天聽你說的話，似乎又回到十年前我們的思想裏去了。似乎很羨慕我們的生活，似乎在讚美愛情。我真不懂了。真不懂了。

雪琴 我勸你不要懺悔，勸你不要做藝術之夢。

曉蘭 老實說罷。世上沒有真愛情。你說過的，「愛情不過是一個夢」，真是一個令人容易感到厭倦的夢。我就感着厭倦了。

雪琴 我也感到藝術的空虛了。

（君曼入，着舊衣。雖面色清癯，眉目間猶有英氣。進門，見雪琴，現驚色。）

曉蘭 啊！君曼來了，這樣望着，不認得嗎？這是雪琴。

雪琴 （起立）君曼嗎？真變了。（臉現不安。）

君曼 請坐，原來是你。一吃洋麵包，就長胖了。不僅外面不同，連輪廓也變了。
。（同坐。威廉上。）

威廉 媽媽！外面有兩個人，要同你談話。

曉蘭 什麼人，要他進來。

威廉 他不肯進來。

曉蘭 你問他從那裏來的。

威廉 我問了。一個是米店裏的，一個是送報的。

曉蘭 真厭煩，房裏有客，總不能安然的坐一下。（起身）叫蘇媽泡兩碗茶來！君曼！請你陪陪雪琴。我去看看。雪琴！對不起，隨便談，不要走，就在這裏便飯。

（曉蘭同威廉下。君曼走至雪琴旁坐下）

雪琴 君曼你的近况怎樣？還如意罷？

君曼 平凡的我，永遠是平凡的。能有什麼發展。

雪琴 真快！別來已十年了。

君曼 在這十年中，我真受了苦痛不少。痛感着人生的沒落和社會的醜惡。在你去後的三年，我仍是做着我的夢，沒有一天忘記你過。你走後，我接到你兩張片子。一張是第一年的聖誕節，你在巴黎寄的，還有一張，寫着自柏

林旅行中，沒有寫明時日。以後，一直沒有接過你什麼。就是在這兩張片子上，也沒有寫明你的住址。我雖有千言萬語，要告訴你，但也無法。：

……

（蘇媽捧茶上）

雪琴 往事不要重提罷。提起使我難過。

君曼 何必難過，聽我說罷。我以後常常到朋友處，打聽你的消息，有許多人，都不知道你的行止。但是，我的夢仍是沒有醒。日記上隔不到三兩天，就會寫着你的名字。我那時真苦極了，課也懶得上，常常度那種流浪寂寞的生活。時光一年年過去，過了七年仍得不到你的消息。有一天晚上，無意中碰見一個人，談起你來，說你同一個博士訂婚了。我當時感到絕望的歡喜，感到生的恐怖了。……

雪琴 同一個博士訂婚？沒有的事。

君曼 我那時精神上天天向死的路上跑，有一次決定自殺，毅然的跳在江裏……

雪琴 (慌忙)真的嗎？

君曼 真的，跳下去我就模糊了。等我醒來，已經睡在醫院的床上。

雪琴 我真誤了你啊！

君曼 不怪你，不怪你。你聽我說罷。我從那次以後，我的生活，我的人生觀以及一切都改變了。我不像從前那樣寂寞，也不像從前把人世看得那樣淡然了。就是振華他們倆夫婦，也時常來勸我。勸我把這個對你的夢醒了罷。我也覺得，人生雖沒有意義，要在這沒有意義之中，創出有意義的生活來。因此我在前年的秋天，開始過我的新生活，在小學教書了。

雪琴 我真難過，聽了你的話。

君曼 我是不難過的。真愛一個人，不限定要佔爲己有。只要你永遠愉快地活着

，我就滿足了。我永爲你祈禱，爲你祝福。你現在總算得到人生最高的意義，達到你理想的目的了。你的藝術的成就，雖使我感着高興，然而也使我感着慚愧。因爲我自己太不努力。今天偶然會見你，我真不好意思呢！

雪琴

你快不要這樣說，這樣說更使我難堪。什麼是人生的意義，什麼是理想的目的，什麼是藝術的成就，君曼！我個是無話不說的朋友。我的作品真空虛極了。這種空虛，在我的生活裏，也時常感到。君曼！我現在真感到寂寞與空虛了。每當夜靜，總喜歡取出你寄我的舊信來讀，到現在，才看到你

君曼

的淚痕，才聽到你心靈的波動，才感到你愛我的心情。君曼！我的生活與作品裏，已感到愛情的飢餓了。唉！我真不敢讀你以前寄我的舊信。

雪琴

現在愛你的人，想也不少。

君曼

愛情不是這樣隨便的東西。君曼！我不能隨意接受人家的愛。但是，我已接受人家的愛了。

雪琴 (臉色急變驚狀。) 你同誰結婚了嗎？

君曼 在你別後的第八年，同我的表妹結婚了。表妹暗暗地愛了我三年。

雪琴 (起立，慌忙。) 你說你同表妹結婚了，是不是？

君曼 是的，生了一個小孩子。

雪琴 (發昏一般地倒去，抱着君曼，大聲的說。)

君曼是我的啊！是我的啊！

君曼 (起立，抱住她，慌忙地叫。)

雪琴！雪琴！醒來罷……………

——幕下——

十七年三月十號脫稿

白薔薇

第一幕

登場人

趙德全，五十歲。

澤年 二十五歲，德全之子，小學教員。

靜蘭 二十八歲，德全之長女，中學畢業。

友蘭 二十三歲，德全之次女，大學學生。

王姨媽 三十九歲，寡婦，德全之情人。澤年之姨母。

阿蓮，丫頭，二十歲。

時期 近代。

地點 中國南部的一個都市。

佈景 趙德全的臥房，中等舊式家庭的佈置。

當頭的床上，鴉片烟的器具，陳設妥當。幕開，燈火猶明。德全，王姨媽，靜蘭，正在說話。

靜蘭 這件事我覺得不要逼得過急，逼得過急了反弄出不好的結果來。

德全 什麼不好的結果，我從不相信這些。

姨媽 我覺得靜蘭的話也很對。

靜蘭 爸爸以為什麼事，還像前清時代一樣。現在到了民國十八年，世界也大變了。兒子也會打倒父親的。

德全 我不懂得什麼新思潮。兒子是我養的，我要他怎樣便怎樣。他要打倒父親，等他打倒以後再說。

靜蘭 我想，兒子同父親間的事，應當以父子的愛，去和平解決。有這樣關係的人，還鬧出破裂的事來，真是遺憾。

德全 我同他沒有感情，沒有父子的愛。

姨媽 我看還是改期天期，等我們向澤年勸解一下再說罷。我想澤年也是很明事理的人，決沒有故意要同父親作對的。

德全 改期，那個說改期？雙方的請帖，都早已發出去了，人家費了許多精神，拚命的替你們預備，你們就隨便的掃人家的興。改期，誰敢說改期？

靜蘭 爸爸這大的脾氣，事情一定會破裂的。我聽見說，澤年到沒有辦法的時候，將設法逃走。

德全 逃走？逃往什麼地方去。只要他有本事，只要他不怕死，他會逃走罷。

姨媽 逃走他是不敢的。就是這樣說了，也是氣話。真的，不要父親，逃往那裏去？

靜蘭 什麼事，都是和平一點的好。

德全 要怎樣才是和平。父親替兒子娶媳婦，我想誰也不能說，這是不應該。

靜蘭 我真怕，這次的事，……

德全 這次的事，怎麼樣？怕什麼？（大聲）阿蓮

姨媽 謝天謝地，總要不鬧出事來。

（阿蓮提開水壺上，泡茶。）

阿蓮 要開水，是不是？大小姐！

德全 你去叫少爺來。

阿蓮 是的。

靜蘭 你去同少爺說，姨媽大小姐都在老爺的房裏，等他來談話。今天你看見少

爺沒有？阿蓮！

阿蓮 看見的，我來的時候，還望見少爺同二小姐在薔薇花下談話。

德全 看他們兩個畜生，長在一堆做什麼？

姨媽 你去！阿蓮！叫少爺二小姐同來。

阿蓮 知道了！（阿蓮下）

姨媽 澤年來了，你不要罵他。我們好好的同他說，他總不致於那樣固執的。

靜蘭 姨媽說的很對，什麼事和平一點的好。

德全 我知道，什麼都知道。不過，澤年這畜生，實在是太壞了。這次我真不能饒他。我要看看他，有什麼本事。

（澤年，友蘭同上，澤年面色憔悴。）

澤年 父親，有什麼事叫我。

德全 （不願意的樣子）什麼事？你想想看。

姨媽 關於你這次結婚的事，你父親想同你談談，我勸你不要太固執。

澤年 什麼事我都願從父親，只有這件事，要請父親原諒。我平日對於家庭的態度，姨媽是知道的。

德全 你的意思怎樣？（問澤年）

澤年 這次的訂婚與結婚，我不能承認。

德全 (站起來) 你不承認，我不要你承認。

澤年 父親要知道，婚姻是兒女自身的問題，應該等兒女自身來解決。

德全 什麼事都讓你們自己去解決，這還成世界嗎？我一天不死，一天是要管的。
。我想，你們都在詛呪我死罷。

姨媽 那裏有兒子詛呪父親死的，你自己亂說。

澤年 父親說話，就是容易動氣。

德全 我容易動氣？你們這些東西，實在太不懂什麼了。

澤年 這次的事，真不能怪我們。

德全 不能怪你們，難道要怪老子趙德全不成。

澤年 婚姻的事，與做父母的根本就沒有關係。

德全 我年長五十歲了，世事人情，也看見花花絮絮地變了許多，總沒有見過像

你這樣橫蠻無理的兒子。

澤年 我不是故意搶白父親，都是哀求的話。

德全 你何必哀求，剛剛你大姐說，「革命軍來了，兒子也會打倒父親。」那末，你就來打倒我罷。

澤年 請父親要知道，這是兒女自身的婚姻問題。我想，世界上總沒有無故打倒父親的兒子。何況我是一個這樣懦弱的人。

德全 開口就是什麼婚姻自由。似乎到了現在，父親就不能管兒女了。就是友蘭，也是這樣。一提到訂婚的事，總是推推託託地說一些不三不四的話。

友蘭 父親對於哥哥這次事的態度，我根本就不贊成。罵了哥哥反又罵起我來。
德全 這就算罵？

友蘭 這次的事，哥哥就是贊成，我也是要反對的。

姨媽 友蘭！你不應該這樣說，我們都得勸勸他才是。

友蘭 父親的態度，真太專橫了。

德全 你放什麼屁。

靜蘭 妹妹，你少說兩句。

友蘭 平日我總是順從父親的，今天的話，我不能不說，但是我並不是故意同父親作對。哥哥這次同楊家的婚事，我不能贊成。

德全 你不贊成？

友蘭 做這個時代的青年的父母，最低限度，要給與兒女以婚姻的自由。這並不是奇事，是誰也知道而已經有許多父親這樣做過了。假若做父母的，連這點自由也不讓給自己的兒女，可以說這是不愛兒女。因此就有許多青年被逼得無路可走，只好起來反抗家庭。我想這種反抗，是必然的而又是最可憐的事。

德全 你說我不愛兒女，我就不愛，你們要來反抗，來，你們兩個同來。我是一個不怕鬼的老漢。

姨媽 現在不要說這些無關的話。一家裏鬧出不好聽的事來，惹得人家笑話。澤年！友蘭！你們要聽父親的話。你們又不是三五歲的小孩，都是讀書明理的人，你們想想；母親死得早，虧得父親辛辛苦苦地把你們養大，到現在，你們也要想想父親的難處。世上那有不愛兒女的父親。

靜蘭 我真夠了，這個屋裏都是冤孽。不知道要到那一天，才有太平的日子過。

澤年你不要這樣罷。友蘭——你也少說兩句。

德全 澤年這畜生，不用說。友蘭平日是很好的，這次偏也要這樣胡鬧。

友蘭 我的性格是爽直，我憎惡虛偽與奸滑的人。至於父親平日的愛我，我是知道道的。

姨媽 是的。父親見你年幾小，平日也最疼你。你看，他那件事不依順你，你偏今天也要同父親作對。

德全 兒女是不能姑息的，太姑息了，真是放虎歸山。

友蘭 父親平日只待我和姐姐好，對於哥哥，件件事是苛刻的，父親這種偏心，我就不十分滿意。

德全 你不滿意，你要怎樣？難道你們真要打倒父親不成。這次同楊家的婚事，就是死了的爺從土裏爬起來，也是要這樣做的。我一天不死，一天要盡責任。

澤年 父親愛兒女的真意，我們很知道。不過，這種事，是要兒女自身解決的問題。

德全 我只知道我是父親。

友蘭 父親！父親就能這樣嗎？我聽說，楊家的小姐，瞎了一隻眼睛，脚也是小的。同哥哥沒有會過一次面。姻婚的事，沒有愛情能行嗎？父親由一個人的意見，不得男女雙方的同意，就強迫地逼着哥哥結婚。把哥哥終身的問題，隨便這樣了結。可是哥哥前途的幸福，就此斷送了。

德全 你說些什麼？你今天……

澤年 妹妹的話，句句是真理。

靜蘭 不知道你們要鬧出什麼事來呵！

德全 還成什麼世界，父親也不能做了。

友蘭 父親是能做的，要各人明瞭各人的地位，要互相了解，互相同情。假使父親憐惜哥哥的時候，他這次反對結婚，是必然的事，父親不應該這樣嚴厲地逼迫他。

德全 你們想，爲澤年這樣的一個人，一個小學教員，一個月十幾塊錢，自己還不能養活自己。他能同誰講戀愛，還有那個女子來愛他。「人不知自醜」，教他自己想想看，有不有騙到一個女學生的本事。我這次替他定婚結婚，是費了一番苦心的。對方也還不是窮寒之家。瞎隻把眼睛，又有什麼要緊。友蘭說，結婚要什麼愛情，我最怕聽你們這樣無禮的話。男男女女，弄

得沒有一點禮教，還成什麼體統。現在的學校，真是貽害青年不淺。書讀得多，言行更壞。友蘭是大學生，比起姐姐來，就要囂張多了。對於現在的學校，我真恐懼而又懷疑。我想，下半年友蘭也不要進大學了罷。

澤年 父親的話，我真不敢贊同。不能說我是一個小學教員，就失了戀愛的權利。真的戀愛，是不靠勢利與金錢的。

友蘭 父親是一個愛勢利的人，因為楊家有錢有勢，所以……

姨媽 友蘭，你不該這樣說。

德全 看他們兩兄妹，有什麼大不了的本事，要同我作對。

澤年 這是我個人的事，與妹妹無關。父親不要責備她。尤其不要因為我的事，使妹妹廢學。

友蘭 廢學也沒有什麼。

靜蘭 不要各走極端罷。雙方犧牲一點。

德全 什麼話。我又不是同兒女鬧意見。我要他怎樣，便怎樣，誰敢說個不字。

友蘭 父親這種態度，真不對。

姨媽 澤年！你聽父親的話，不要太固執。

澤年 什麼事我都可以，只有婚姻問題，我認爲是我自身的事，父親不要干涉才好。

德全 我要你們死，你們便死。

澤年 父親的態度，不對（大聲）！

德全 不對？

澤年 我覺得人與人之間，有一種愛存在着。什麼事，全靠這種愛之力來維持。用愛之力，是和平，用壓迫，是崩壞。父親對於我們，就是忘却了平和的愛之力，用的是崩壞的壓迫。不僅父親沒有把我當兒子，就是父親自己，也忘却了父親的尊嚴。我希望父親對待我們，不要壓迫得太緊，請給我一

點父子的愛罷。

友蘭 父親是這樣對待我們，簡直是宰割自己的兒女。

德全 你們兩個畜生，爲什麼今天這般無禮？

靜蘭 澤年！你們少說兩句罷。

澤年 這次的事，至死我也不能承認。

德全 我看你死。

友蘭 父親的話，真是殘忍。

澤年 這樣，我覺悟我是一個人了。一個最孤弱的人。也不認識誰是父親，誰是兒子。

德全 (跳起，大聲。) 畜生！你不要父親嗎？

澤年 我知道，我太孤弱，不能勇敢地衝向前去，所以，我的路走盡了。現在我沒有法，父親真要這樣逼迫的時候，我不能死，就只有逃了。

友蘭 世上的事，沒有這樣容易絕望，哥哥！

德全 你逃！（用手掌其頰）逃往什麼地方去。（又用手擊之，澤年後退）畜生！

姨媽 你們要鬧出什麼事來啊！

靜蘭 澤年！你出去罷。父親何必這樣動氣，家庭中有那件事不好商量。

澤年 父親這樣，……

德全 你還要說什麼？（又以手擊之）

（姨媽急推澤年出門。澤年徐出。）

澤年 我不知道誰是父親，誰是兒子。父親這樣逼我，我有力，就反抗，無力就死。要我忍辱偷生，我是不能的。妹妹！你少說兩句。（澤年下）

德全 誰有這樣頑強的兒子！（坐下，取煙槍擦洗。）

友蘭 這次哥哥，若有什麼變故，父親是要負責任的。

姨媽 你去勸勸他，教他不要太固執。

友蘭 這次的事，不能怪哥哥。父親爲什麼要這樣專橫？

德全 我不管東，你們早就上天了。

友蘭 我不滿意家庭，我反對父親這次的態度。哥哥若有什麼變故，父親是要負責任的。我們不是以前的兒女，請父親記着。

(友蘭急下。)

德全 變故？我看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好！你也出去，你也逃走。看你們兩個合着夥，來同老子一個人作對。

靜蘭 我知道要鬧出亂子來的。早晨起來，右眼皮就跳動不止，我想，這是惡兆。

姨媽 今天的事，也不能怪你父親。澤年和友蘭，也太頑強一點。尤其是友蘭那張小嘴，說起話來，鋒利如刀。她這兩年在大學裏，簡直變了。

德全 學校真不能進。男子變土匪，女子偷男人，還成什麼世界。像友蘭這孩子

，我平日算最愛她，到現在，她竟變到這樣。澤年那東西，我早就絕望了的。

靜蘭 事情弄到這樣，更不好轉圓了。明天晚上就有客，怎麼辦呢？

德全 經我打了一頓，包管沒有事的，你們再去勸勸那兩個畜生。教他們稍爲顧全父親一點面子。

姨媽 靜蘭，你去同澤年，友蘭說，無論如何，不要太固執了。父親還是父親，世上那有父親不愛兒女的。我來勸你的父親，大家總要和和氣氣的，把這件事了結。靜蘭，你是大姐姐，你的責任很重，在這時候，只有你才好去勸他們。

靜蘭 「清官難斷家常事」，我實在也沒有法。無論如何，還是要父親改變態度。
姨媽 是的，我來勸勸，你去罷。

（靜蘭下。姨媽走近床沿，坐在德全之左側）

德全 兒女是不能姑息的，這都是我平日養育兒女不嚴之過。

姨媽 你自己也太隨便一點，我教你不要罵他。友蘭那孩子，一張嘴是很銳利的。

德全 罵了他又怎樣？

姨媽 你要知道，這幾天來，隱約的聽得出有些人在議論我倆的事。就是羅嫂和老張也在談這件事。前天晚上，我到廚房裏去，聽見老張說：「這有什麼要緊，你看老爺和姨媽是多麼要好啊！」

德全 他同那個說？

姨媽 底下聽見是羅嫂的聲音。

德全 她說什麼？

姨媽 她說：「你不要胡鬧，老張，你這大一聲，別讓小姐們聽着了。」

德全 你當時沒有罵他們嗎？

姨媽 這怎好去罵他們，鬧出來反是笑話。我只好裝着沒有聽見的，大大的咳了一聲，沒有到廚房裏去，就走上樓了。

德全 也沒有什麼要緊。胆子放大大一點。

姨媽 你這次對澤年這樣，恐怕鬧出什麼事來。什麼事能夠平心靜氣，總可以免去許多無聊的是非。

德全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他要逃走，就讓他逃走。我從沒見過這樣的兒女。

姨媽 我倆的事，人家已在議論了。

德全 我死了老婆，誰也不能反對我續弦罷。萬一有人議論的時候，我們就宣佈正式成爲夫婦。

姨媽 能這樣，我一世也有着落了。

德全 他們能夠講自由戀愛，我就不能嗎？

(阿蓮上)

阿蓮 姨媽！大小姐請你去。

德全 去做什麼事！

阿蓮 二小姐也在大小姐的房裏，大小姐叫我來請姨媽的。

德全 少爺呢？

阿蓮 少爺沒有在那裏。

德全 到那兒去了？

阿蓮 不知道，大概在他自己的書房裏。

德全 (向姨媽) 你去同她們談一下，叫她們醒轉來，婚期是不能改的。

姨媽 你也不要這樣固執，我去看看。

(姨媽阿蓮同下。)

德全 阿蓮，提點開水來。

阿蓮 是的。

幕閉

第二幕

登場人

趙澤年，靜蘭，友蘭三兄妹

阿蓮，丫頭。羅嫂，趙家女僕。

老張，趙家厨子。

時期

隔第一幕約十小時。

地點

趙家後園之一部

佈景

月夜，台之右側，有幾張石橙，中有一小圓桌。左側一叢白薔薇，花盛開。左

右各有路通行。時正夜間八點，月色甚明。幕開，老張一人，向台左張望。等着什麼人似的。

老張 怎麼的，她還不見來？

（老張盤着手，在台上繞一個圈子。又向左邊張望。）

老張 那裏不是來了一個影子嗎？是的，一步一步地走近了。

（薔薇花那面，傳來一種小小的聲音）

老張！老張！

老張 來！輕一點，我在這裏。

（老張走近左側，羅嫂上）

羅嫂 你真來了！

老張 我等了你半天，以爲你今晚不能來了。

羅嫂 姨媽叫我有事去了。

老張 我們的事，你決定了嗎？

羅嫂 你爲什麼要這樣逼我。

老張 我並不是逼你，我是替我們自己打算。與其在這個牢獄裏做事，不如到別一個地方去，開一個小店。

羅嫂 什麼小店？

老張 賣汽水也好，水菓攤子也好。

羅嫂 不過，你要知道，這幾天家裏正在事忙的時候，我們就走，有點對不起主人。

老張 我不是要你就走，我是問你，你決定同不同我走？

羅嫂 我的心裏，總是上上下下的。

老張 這樣，能成什麼事。我待你的心，你是知道的。將來即是窮到沒有飯吃，我討了飯來，總先使你的肚子飽。

羅嫂 過幾天再說。

老張 總是說過幾天。你不快打定主意，將來會發生不好聽的事。你想想看，你的肚皮一天一天地大起來，你怎麼辦？

羅嫂 (怨聲) 這都是你害我的。

老張 我現在願意同你過一世，願意討飯給你吃，還要叫我怎樣？你自己打定主意罷。

羅嫂 天啊！我真沒有路走！

老張 不要這大一聲喊，聽，好像有人來了似的，你快到樹叢後面去罷。

(阿蓮上，老張裝做沒有事的。)

老張 阿蓮，這時候你跑到這來有什麼事？

阿蓮 你來得，我來不得？

老張 問你有什麼事？同什麼人私會嗎？

阿蓮 放你的屁？你同羅嫂會慣了，是不是？

老張 你不要瞎說，不要在老爺的跟前瞎說，免得弄出亂子來。

阿蓮 放心罷，我不說的。你們要請我吃糖。

老張 好的，什麼糖，牛皮糖，好不好？（偏頭）你出來罷。是阿蓮，有什麼要緊。

阿蓮 羅嫂罷，這隻賤貨，瞞着我。

（羅嫂從樹叢中走出。）

羅嫂 把我嚇死了，阿蓮！你來做什麼？

阿蓮 我來探你們的，你們的話，我都聽見了。

老張 我們沒有談什麼私話，你聽去了，也不要緊。真的，阿蓮，你來做什麼？

阿蓮 我來找少爺的。

老張 找少爺做什麼事？

阿蓮 姨媽要他去？

羅嫂 今天上午，怎麼鬧起來了的？

阿蓮 我也不清楚，聽說少爺不肯同楊家的小姐做親。老爺就發怒了，把少爺打了幾下，今天下午大小姐同二小姐都在房裏哭。

老張 這樣看來，這次的客，恐怕請不成了。

阿蓮 上午聽見老爺同姨媽說，期是不改，客也是要請的。

羅嫂 老爺真太無禮一點，好比是一個專制的閻王，讀了書的人，怎麼會到這個樣子。他平日對於我們，有一點不如意，開口就是「你媽的」。這真不像正派人的口氣。

老張 這次的事，弄到這樣。姨媽爲什麼不出來調解一下？兩個人好到這樣，真令人看不上眼呢！

阿蓮 你不要隨便說，老爺知道了，他會拿刀殺人的。

羅嫂 二小姐真可憐，午飯同晚飯，都沒有吃。我想，難道老爺罵了二小姐不成。

阿蓮 罵了的，因為她幫少爺說話，老爺發怒了，大罵了一頓，我聽見說：「看

你們兩個有什麼大不了的本事，要合着夥同老子一個人作對。」

老張 這次的專，到底誰是誰非？

阿蓮 我也弄不清，有人說，老爺愛楊家的門望，愛楊家的嫁粧。所以不管女子瞎沒有瞎眼睛，也隨便地娶起來。

老張 老爺就只有這個兒子，爲什麼總是不歡喜他。

阿蓮 這件事真是奇怪，一家人都不歡喜少爺，除了二小姐以外。

羅嫂 因此，有人說，少爺同二小姐，有什麼事！

老張 這是靠不住的。

阿蓮 這全是謠言。我很知道，因為少爺在家裏，沒有一個人歡喜他，連一床被

面破了，想換一床新的，也沒有。我去年看見二小姐把自己床上那床舊的給他，哭着對他說：「你自己要用功，一家人都不憐憫你。就是我同你好一點，父親反做出不高興的面貌來。真奇怪，兄妹親密，這是常事，父親什麼也要干涉我們。你要知道，父親是不歡喜你的，姐姐呢！她是那個母親生的，對於你更不用說了」。

羅嫂

這家裏，還只有二小姐懂事一點。大小姐也是眼小的人，什麼事都見得近。

老張

這裏真小氣極了。我記得我來的第二天，替他們買了兩條鯽魚。剛碰着被那隻貓銜去了一隻。老爺說：「你賠來罷。」我沒法，只好貼出兩百文來，買了一隻魚。你們想，那有這樣小氣的人家。

阿蓮

老爺雖是小氣，然而是一個最風流的人。對於工人雖是苛刻，在女子的身上，是捨得用幾個錢。在十年前的時候，姨太太還有好幾個，都是從上海

蘇州的班子裏買來的，後來家運一落，手中艱難起來，那些女子都逃的逃，走的走了。

老張 現在，手中比前更拮据了罷。

阿蓮 他們是大吃大喝慣了的人家，一時窮下來，場面仍是和從前一樣。所謂「外面光，裏面糠」，他們正是這樣子，老實說，每天買小菜的錢，都是東拉西扯的。就是我們手中幾個零錢，也常常被大小姐借去了。

老張 二小姐在大學裏讀書，那兒來的錢？

阿蓮 她有一個舅舅，在北京交通部做事，很愛二小姐，每年津貼三百塊錢，到大學畢業爲止。

羅嫂 窮了就節省一點也罷。但是，他們是不認窮的。老把祖宗那塊官牌子頂在頭上，耀武揚威。因此愈鬧愈空，鬧到今日這個樣子。

老張 兩個小姐嫁出去，少少的，可以有兩千塊的聘金罷。

阿蓮 二小姐同老爺不對，就是爲這件事。現在二小姐同一個福建人要好，把他的相片都給老爺看了。老爺也很歡喜這個人，這個人姓劉，今年正月來過的。後來議婚的時候，老爺開口說，要一千五百元的聘金。你想那個姓劉的，還是一個學生，那來這許多的錢，因此就這樣散場了。二小姐說：「一世不嫁人了，開口閉口要人家的錢，人家又不是皇太子。」今天上午吵鬧的時候，二小姐也就是因此恨了老爺。

羅嫂 大小姐的好事，不是快了嗎？

阿蓮 還沒有定，那個姓李的，是一個大富戶，前妻死了，有三個孩子，沒有讀過書，一天要抽兩塊錢的大煙。你們想，這樣的人，大小姐肯去嗎？

老張 聘金總也有千把罷。

阿蓮 沒有一千，總有八百。

羅嫂 沒有錢，何不少請兩個用人。呼奴喚婢，牌子大極了，除了二小姐以外，那個

有好臉色給我們，就是那個討厭的姨媽，對我們也是一樣。

老張 哼！姨媽？不久就是太太了？

阿蓮 不要隨便瞎說，老爺知道了，真正危險。說出來，他不怪你們，要罵我的。

老張 什麼要緊，跑路就是的。那裏沒有飯吃，趙府又不是皇宮。老實說，我早就不願幹了。因為他們還欠我半年的工錢，工錢一到手，屁股一拍，就會走路的。

羅嫂 我的工錢，也欠有半年了。

阿蓮 工錢倒還是小事，只要他們不鬧出事來。明天晚上就有客，現在老爺同少爺，還是一個要這樣，一個要那樣的。別的不管，就是二小姐可憐。

羅嫂 二小姐真是好人，眼睛遠，見事明，待人又和氣。沒有二小姐，我早就到南門外吳家去了。

阿蓮 我在這裏，談了許久，回去，大小姐又要罵我了。真的，你們看見少爺沒有？

老張 沒有。吃午飯的時候，在書房裏的。

羅嫂 你到隔壁王家去問問看，少爺同王家的人很相好，我常看見他從王家出來。

阿蓮 晚上未必跑到人家去，我去看看。

(阿蓮徐下)

阿蓮 你們談些什麼東西，明天告訴我。

羅嫂 我也走了。

(羅嫂跟着走，時掉轉頭來望老張，阿蓮已走得很遠了。老張走近台右，用手招之，細聲。)

老張 羅嫂！羅嫂！來，我還有一句話。

(羅嫂又上。)

羅嫂 什麼事？

老張 我倆的事，你今晚回去好好地想想罷。

羅嫂 又是這樣逼我。

(薔薇花那邊，傳來一種腳步聲，談話聲。)

老張 聽！有誰來了。聽！

羅嫂 快走罷！

老張 慢點不要緊的，提防滑倒在這草地上。

「老張，羅嫂從右側下，澤年，友蘭從花叢裏徐徐走出，至右燈旁。」

友蘭 哥哥！我們在這裏坐着談一刻罷。

澤年 妹妹！(同坐)

友蘭 你的聲音，不要這樣哀慘，我真難過極了。哥哥！我勸你把心懷放開一

點。

澤年 你叫我怎樣？妹妹！

友蘭 你下午叫阿蓮送給我的信，我看到了。

澤年 妹妹！你不要提那封信罷。我給阿蓮以後，又後悔不應該送給你的。妹妹！責備我罷！我的心真跳動得厲害，比刀割還要難過呵！

友蘭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接到你一封那樣的信，今天下午我讀了以後，我哭泣不是，悲傷也不是，我想，死了罷。死了落得一身乾淨與自由。

澤年 你不要這樣興奮，妹妹！

友蘭 我不是故意這樣，你想，處在這千難萬難的家庭中，還要接到你一封那樣的信，叫我怎樣辦呢？

澤年 我唯一的希望，在我的死前，要使你知道我的心事，所以我就大胆地寫那封信了。

友蘭 今天下午，我讀你的信，讀到那句「妹妹，我愛你，我窮苦地在這世上，是爲妹妹而生存的。」的時候，我當時眼前昏黑起來，我真以爲是在做夢。

澤年 我的心事，妹妹不應該到今晚才知道，你看我平日的行動……：

友蘭 行動！兄妹親密，這是常事，誰也不敢胡亂的批評。以前每逢我倆好一點，父親就做出不好看的面孔來，我真十二分的不滿意。我想，做父親的，爲什麼猜忌我們兄妹的感情。

澤年 我只知道愛情是真誠的，超越了一切，牠能在道德法律以外活動，牠的力，支持着人的全生命。我因爲牠，要詛咒世界，詛咒社會，詛咒人類，詛咒一切已成的法則。我常常想，爲什麼哥哥不能愛妹妹，爲什麼，這樣做了，就要遭世人的惡評。我要呼天，呼上帝，使這個醜惡的世界，快些消滅，另創造一個有新生命的有愛情的世界來。

友蘭 你的話，現在我真不愛聽。

澤年 我的心真跳得厲害！友蘭！

友蘭 你平靜一點，你是我的哥哥，你是我最愛的哥哥。你可憐你的妹妹罷。

澤年 今天的信，是我最後的表白。我的生命，我的有血的顫動的生命的，全放在那封信裏，雖說那封信很簡單。

友蘭 哥哥！可憐你的妹妹罷。（泣）

澤年 哭！我再不能哭了。下午的信，是我的血凝成的眼淚寫的。妹妹！我在世上，沒有一個人同情我，知道我，使我一天一天到孤單的路上跑，使我一天一天到黑暗的路上跑，處處是牢獄，處處是白眼。只有你，能給我一點安慰，給我一片真心。妹妹！我不知道愛情是有界限的，因此，就這樣慢慢地蔓延了。

友蘭 你的話，我不能聽，哥哥！

澤年 然而，我並不強迫你。今天的信，我不過是表白我的心事。原來我的希望，是你不嫁，我不娶，我們兩個，以兄妹之愛，維持到死的那天。所以你每次介紹女朋友給我的時候，我總是掉頭不願的，你想，世上那有這可憐的事！

友蘭 哥哥苦悶的心情，我全了解，在家庭受的種種壓迫，我全同情。不過……你知道，我是這樣懦弱的一個人。我承認我是不能再奮鬥的一個青年了。

這個青年，在社會上，路已走盡了。因為他失了光明，失了愛。至於父親那樣專橫，我並不悲觀，我並不絕望。同父親反抗，並不是難事。但是我處在現在的情景之下，我沒有力了，真沒有力，我的腳和手，都提不起來，只有心在跳動。

友蘭 在現在的社會，還沒有兄妹相愛的事。但是，你的心，我認為是純潔，我願意尊重你的心。哥哥：假若你不是我的哥哥，……我不能再說了。

澤年 社會和人為的法則，限制了我的活動的心。到現在，我也知道是沒法的，

我不過要把我幾年的心事，使你知道而已。今天的信上，我說我只有死的一條路，這是多傷心的話。

友蘭

你不要這樣，你應該想出更好的方法，處置你這次結婚的事。你要知道，今天上午和父親吵的時候，只有我幫你說話。因此父親罵我倆聯成一氣。我的話，全是主持公道。你的心現在又是這樣，假若父親知道了，我們還有話可說嗎？

澤年

再不要同父親說什麼了。我的眼前，現在發現了光明，——死的光明。

友蘭

哥哥因為我而自殺，我也只有死的一條路，你要想想我的難處。

澤年

妹妹的難處，我全知道。我若處在你的地位，也決不能有什麼好的辦法。

然而，我已是這樣愛你了。我又知道，這樣的事，無論如何，是一個缺限，是一件人間最大的悲劇，在現在的世界，總沒有兄妹相愛而致於結婚的事。所以我對於你，絕對沒有過分的要求，沒有過分的逼迫。

澤年 我的路，我自己去決定罷。你說：「除死以外，再沒有路走嗎？」我正在想死以外的路途。結婚的事，至死我也是反對的。父親任他是怎樣的嚴厲，我不把他當父親就是。

友蘭 我希望你能在另一方面，發展你的前途。你不要就是這樣絕望。你要知道，我們都是年青的人，未來的路很多，未來的變化也是很大的，我們不要把我們的終身，放在一個念頭上。

澤年 你的話，句句都是對的。

友蘭 今晚父親叫你去的時候，你不要再同他對嘴。我想，一個人生在世上，路是很多的。就是婚姻問題失意了，你可以把你全副的精神，放到事業的路上去。不要因一件事的失意，犧牲事業的前途。能這樣，可以顧全家庭的平和。哥哥！請你自己想想。事情已很緊迫了。

澤年 是的。

友蘭 世界上沒有比這樣事還要難的。不過我們都是社會上的一個人，不得不理智一點，而顧全社會的家庭的平和。

澤年 我知道你的疑慮，一切我都能原諒你，我的心，是真潔的，好比今夜月光一樣。你看那幾朵白薔薇，在這月色裏面，是多幽靜。我想，我也有這幽靜之一日，等到我死了的以後。

(澤年走近薔薇花畔)

友蘭 總是說死，除死以外，再沒有路走嗎？

(澤年摘花一朵，送給友蘭。)

澤年 還有那一條路，比死更美滿呢！這朵花是哥哥的心，妹妹！

友蘭 我尊重你的心。(接花)唉！世上爲什麼要有兄妹。

澤年 不要再說我了。以後的事，妹妹要珍重。妹妹真是個有爲的青年。

友蘭 你自己呢？

友蘭 萬一你要反對結婚，你得想一個逃脫家庭的計策。更要緊的，是逃走以後的善後問題。

(遠處傳來一種聲音)

×× 花園裏有人沒有？

友蘭 好像大姐的聲音。

×× 花園裏有人沒有？

澤年 是的。你答應他一聲罷。

友蘭 誰？姐姐罷。

(友蘭迎上去，靜蘭上。)

靜蘭 什麼地方也找遍了。你們竟在此地。有什麼私話要躲到這裏來談。父親知道了，又要罵你們是鬼鬼祟祟的了。

友蘭 不是，我在這裏勸他，要他聽父親的話。園裏好一縷月光，照在薔薇花上，

所以我們就在這裏看月下的花。

靜蘭 你們還有心事看花，明晚上就有客，後天就是婚期。事情到底要怎樣？

友蘭 父親一點也不轉圜嗎？

靜蘭 父親的脾氣，難道你們還不知道。現在又要澤年去，不知道他又說些什麼。

澤年 看他說些什麼，我去罷。

友蘭 你平和一點。

靜蘭 我真怕你們鬧出亂子來。

澤年 怕什麼，我恨我沒有力量，打倒父親，毀滅這樣的家庭，唉！我太弱了。

靜蘭 你不要這樣說，父親還是父親。

友蘭 姨媽在父親房裏嗎？

靜蘭 是的。

友蘭 她也是不說一句好話的。

靜蘭 去罷。(向友蘭) 妹妹你不要又同父親對嘴。事情到了這樣，我們總要想法子和解。澤年！你也要小心一點。

(靜蘭，澤年，友蘭，同下。友蘭手持着薔薇花。)

友蘭 我也是渴望平和的。

澤年 請你愛惜那朵花，不要讓他萎得大快了。妹妹！妹妹！

——幕下

第三幕

登場人

趙德全，靜蘭，友蘭。

王姨媽，阿達，羅嫂。

老張，工人四五人。

時間

第二天早晨七點半鐘。

地點

趙家右邊橫屋中的一個小廳。

佈景

舞台爲一簡陋之小廳，內有粗俗之桌椅。右側有一小門，通廚房。外有二門。左邊有一大窗。這個廳子，是趙家人吃飯的地方。幕開，阿蓮在洗水煙袋，

羅嫂剛掃完地，手持着帚，同阿蓮談話。

羅嫂 怎麼的，昨天晚上鬧得這樣天翻地覆？

阿蓮 我知道要鬧出來事來的。你想，老爺是那樣一個不講道理的人，姨媽又不說一句好話，大小姐生成就是沒有主見的，二小姐雖說見識好一點，在父親的跟前，也不能說什麼。少爺呢！他硬着頭，是鐵錘也打不動的。所以

昨晚少爺剛走進房門的時候。老爺接着就是一場大罵。不用說，老爺一句來，少爺也是一句去的。弄得後來，兩位小姐也加進去，鬧得一塌糊塗。

羅嫂 後來似乎打起來的一樣。

阿蓮 打起來，是因為二小姐的事。

羅嫂 怎麼的？

阿蓮 因為老爺罵少爺的時候，二小姐總是幫着少爺說話。最後老爺怒了，拍着桌子說：「你這個賤貨，你為什麼也要同我作對。你們倆個長在一堆，難道有什麼事嗎？不然，為什麼他的婚事，要你來反對？」

羅嫂 老爺的話，簡直不是人說的。那裏有父親，對自己的兒女，這樣胡說。性急的二小姐，聽了這樣的話，要氣得哭罷。

阿蓮 二小姐大概是氣急了，當着老爺說了一句「放屁」。老爺就大發起威風來。

羅嫂 本來這就是放屁，還發什麼威風？

阿蓮 真把我嚇壞了。剛剛二小姐說了一句，老爺就跳下床來，劈拍一聲一隻金邊茶碗，打得粉碎。幸而二小姐和少爺避得快，不然，真不知道要打破那個的頭？

羅嫂 真不料讀書明理的人，做出這樣的事來。兒女又不是三五歲，今天隨你打，明天隨你罵的，……

阿蓮 你沒有看見，老爺那幅發了怒的臉孔，真是要吃人似的。

羅嫂 昨天晚上吵了一頓，做親的事，不又是一個散場？老爺昨天上午同我說，叫我今天把各處的房屋，都乾淨地打掃一下，今天有客來。我想，今天的客，大概十分就有七分靠不住了罷。因此，客廳我也懶得去打掃。

阿蓮 他們的事，是沒有好收場的。五個人就有五張嘴，我也不依你，你也不依我。

羅嫂 這樣怎麼行，會鬧到家敗人亡的。

阿蓮 這樣下去，怕他不家敗人亡！產業是沒有了的，剩着一個兒子，又是一個死對頭。我這儂然是父子，爲什麼不和氣一點。昨晚，他打了二小姐，又擊着一根小木棒去打少爺。少爺說：「你打罷！等你打死，我正在想死呢！」……未必燒燬和大小姐他們，就看着打？

阿蓮 姨媽的脾氣，你還不知道？只有口裏會說兩句漂亮話。幸而大小姐關住了。老爺說：『畜生！你明天如亂動了一下，開罪我的客人，我要你的狗命的。』

羅嫂 少爺也可憐：半夜在書房裏，還聽見他在歎氣。

阿蓮 二小姐恐怕也哭了一晚。昨夜她的脾氣大得很，我替她鋪床的時候，無意中把她帳簷上掛的那朵薔薇花弄掉了一片瓣子，她就把我大罵一頓，要我滾蛋。我想，她從來不這樣的，……

羅嫂 不要緊，因為她受了委屈，是這樣的。

阿蓮 我也知道，所以我也就沒有說什麼。

（一隻黑老鴉，在屋簷上大叫三聲）

羅嫂 你聽！老鴉叫！要不出什麼惡事才好。

阿蓮 這不是好聲音。

羅嫂 老鴉是不亂叫的。不知道要鬧出什麼事來呵！

（老張從廚房出）

老張 你們倆個，吱吱喳喳一早晨，談些什麼？

羅嫂 你聽見沒有，剛剛一隻老鴉，飛在這屋簷上，大叫了三聲。我想，這是不吉祥的事。

老張 什麼不吉祥的事，不過是死個把人。

阿蓮 不要亂說。

老張 你們快點做事罷。好預備吃早飯。今天是很忙的，早飯要早一點。

羅嫂 都沒有起來，吃什麼飯。今天忙？你不要忙早了吧！

阿蓮 是的，大小姐們都還沒有起來哩！

老張 晚上鬼打架一樣，到了半夜還不睡，早晨又老不起來，這真是敗家之兆。

羅嫂 今早晨我從老爺的窗前過身，望見老爺的床下，好像有一雙女鞋……

阿蓮 不要隨便說，這不是好頑的。

羅嫂 真的，我進去掃地。奇怪！房門緊閉着的，我又不肯敲門。後來從窗前過去，望見男鞋的旁面，有一雙女鞋。

老張 這用不着大驚小怪，他們的事，真是誰個不知，那個不曉，外面已是議論紛紛的了。俗語說得好，「上樑不正下樑斜」。老子自己是這樣，怎好去責備自己的兒女。就是兒子當強盜，女兒偷人，也是應該的。

阿蓮 你這樣瞎說，老爺聽見了，真會要你的命。老張！你說話要謹慎一點。

羅嫂 他那張嘴，就是這樣隨便。『病從口入，禍從口出。』這句俗話，未必也不知道。

老張 老張是一個掘土尋蛇打的人。什麼也不怕。

(三個工人徐上)

工甲 老張！你在這裏扯談，飯做好了沒有？

工乙 今天的飯，要早一點。

老張 早一點？誰不知道。

工丙 園裏的人還沒有來。

工甲 也就會來的，老張去盛飯罷。

老張 要吃就吃，做得好好的。

工乙 現在到了幾點鐘，老爺要我八點半，到南門外李家去。

阿蓮 還早，還沒有到七點哩！

工丙 阿蓮！聽說新娘子少一隻眼睛，到底是真是假？

阿蓮 我又不是他家的丫頭，從那兒知道這些。

工甲 聽說還有麻子呢！

老張 手裏的私錢是有幾個的，北鄉的楊家，那個不知道。

工乙 新娘子來了，有什麼好的吃，請阿蓮說一聲，不要把我們幾個忘了。

羅嫂 新娘子還不知道在那裏呢？你們就想吃。

工甲 (笑)哈哈！還是做小姐丫頭的好。

工丙 (笑)你替少爺提便壺去罷。哈哈。

老張 哈哈！提便壺！哈哈！

工甲 你提慣了的，是不是？

阿蓮 噯喲！你們這般人！

工丙 怎麼樣，我們這般人？

老張 不標致吧！

羅嫂 你總是……

(園丁一人，倉皇上。)

園丁 老張，不……不好了！

老張 什麼事？急到這樣？

工甲 清晨見了鬼不成？

園丁 真不……好了。

(許多人都帶着慌張的顏色。)

阿蓮 什麼事？快說。

園丁 少爺……

阿蓮 少爺怎樣？

園丁 投水了。投水了。

羅嫂 天呵！我說了，老鴉是不亂叫的。

老張 在什麼地方？

園丁 在外園的大池裏。

工甲 那個池子並不深。

工丙 一池水還不夠死一個人嗎？

工乙 只要死得不久，快些搬回家來，還有救藥。

阿蓮 現在是怎樣的呢？

園丁 我同阿富兩個，已把他搬到草場上了。阿富在那裏守着，我回來報信的。

老張 我們去抬回來。王二快去請張醫生。阿蓮你們去叫老爺小姐們。我想不要搬到正屋裏去，暫時抬到這裏來，聽說這樣的人，不能進正屋的。

阿蓮 是的，你們快到園裏去。羅嫂你去叫老爺和姨媽，我去叫大小姐和二小姐。

(老張，圍了，工人急下)

羅嫂不要鬧急了，免得驚動四隣的人。

阿蓮 是的，是的。

(老張圍了圍了，聲音暫時沈默。不久，老張圍了，工人，抬着死了的

澤年上，滿身濕透。)

老張 片在這處的中間罷。快去下塊門板來。

(將澤年放在堂中一塊門板上。)

阿蓮 我怕沒有救了。這櫃子，是昨晚被水衝的，不是今早晨。

工人 已經死透了。

老張 先給他擦水腫臉罷。

老張 不要亂罵人，他信託的親人來了再說。

(姨媽，靜蘭，友蘭，羅嫂同上。)

姊姊，我的腿都太麻了。羅嫂，你再去叫老爺快來，我們有什麼辦法呢？你們看看，還有救沒有？是今早晨投水的罷。

老張 不是的，想是昨晚。手足已經硬了。

友蘭 哥哥這次是父親逼死的，姐姐！我們應當同父親理論。

姊姊 事到了這樣，友蘭你要忍耐一點，不要再鬧出更大的事來。

友蘭 還有什麼事，比死人更大，這次的事，無論如何，是要同父親理論的。

靜蘭 要到那一天，才可離開這個苦海呵？

友蘭 像姐姐這樣長吁短歎是不行的。姐姐！你要知道，我們是青年，我們是新時代的象徵，我們不得不同惡勢力反抗。哥哥就是在這種惡勢力的下面犧牲了。因為他太孤單了，他在世上，不僅沒有朋友，就是親人，也沒有同情他援助他的，所以失敗了。姐姐！你也是被這種惡勢力壓迫的一個，你應該拿出精神來。這次的悲劇，是父親一手造成的，我們爲爭婚姻的自

由，爲爭一個人的自由，我們是萬萬不能放鬆的。

靜蘭 你叫我如何？像你這樣激烈，不知更要鬧出什麼結果來。

姨媽 (向工人) 你們快給他揉揉肚皮。

(老張及工人們，用許多方法救澤年。)

姨媽 有點望沒有？

工人 沒有。

姨媽 我知道要鬧出事來的，唉！

(趙德全倉忙上，氣色兇兇。)

德全 畜生，竟這樣無禮。老張！你去請醫生吧。

老張 王二早就去了。

德全 那末，你快跑到媒人家裏去一趟。你只說少爺發了急病，明天不能做親，要改下日期。別的先說。

老張 是的。媒人家是不是南正街的徐公館。

德全 正是。你快去。

老張 還早得很。

德全 (向工人) 你們快用手壓肚皮。

靜蘭 用人工呼吸。

工人 我們用了各種各樣的方法了。

(老張下，工人們很忙的在救澤年。王二上)

德全 醫生來了沒有？

工乙 他不在家。

德全 另外再去請一個吧，要快。

工乙 請什麼人？劉月菴好不好。

德全 好的，好的。拿我的片子去。阿蓮，你去拿個片子給王二。

(工乙，阿蓮同下。)

友蘭 我看，是沒有望了的，還請醫生幹麼？

德全 你今天少說兩句。

友蘭 今天再不敢不說了。哥哥是父親一個人逼死。你看，他鼻孔裏的血，一身的浮腫。眼睛半開着，這種形狀，是多悽慘。父親是一個人，爲什麼沒有人的心。

姨媽 這時候，不要再說氣話了。大家快商量後事。不要再鬧出什麼事來。

德全 就是你們這幾個東西鬧壞了的。

靜蘭 爲什麼要怪我們。父親只要聽我們半句話，也沒有今日。

德全 怪老子不成，事情到了這樣，還要胡鬧。你們這般東西，也不想父親的難處。

友蘭 這次的慘劇，是父親一手造成的。(哭)就是丟開父子的關係，也不該無端

地逼死一個人。我們並不是胡鬧。

德全 大約不要緊的，行行人工呼吸看。友蘭，你不要這樣，事情到這樣了。

向工人）阿富，有點轉機沒有？

阿富 沒有，一點也沒有，最壞的，就是壓不下水來。現在鼻孔裏流出紫血了。

德全 爲什麼醫生還不見來？

阿富 醫生來了，想也沒法，身子已經僵了。

友蘭 是沒有望了的。（哭）我沒有哥哥了。我唯一的哥哥，被父親逼死了。看呀！父親把一個兒子，活活的逼死。

靜蘭 （泣）沒有想到他，是這樣結果的。

友蘭 （哭向父親的身上撲去。）做兒女的，連人權也失盡了，我們還生在世上做什麼？還坐在這家庭裏做什麼？恨我沒有力，恨我沒有力能同這種惡勢力反抗。

姨媽
友蘭！你不要這樣哭哭鬧鬧的。靜蘭也不要流淚罷。事已至此，要商議後事才是。你聽我的話，友蘭！

友蘭
（哭更哀，跑去，抱住澤年的頭。）哥哥！你爲什麼這樣孤弱，爲什麼再不能奮鬥，我覺得世上的事，沒有這樣容易絕望。你專爲反抗結婚而死，你太不偉大了。哥哥！我也沒有力，再在這黑暗中掙扎了。

姨媽
你不要這樣亂哭。快起來，你在那裏，他們反不好動手。

（阿蓮上）

阿蓮
少爺的書桌上有封信？

德全
拿來。

（阿蓮交信，友蘭也起來。）

友蘭
這信是寫給我的。

德全
寫給你的，難道我不能看？（念信）「妹妹！我再無路可走了，因爲我失了

我的生之力。我現在沒有旁的話要說，請你愛惜那朵白薔薇，不要讓他萎得太快了。：』他這封信是什麼意思？幾句不三不四的話。

友蘭 他說，他沒有路走了，被你逼到這樣的，因此不得不自殺。（哭）哥哥！真可憐，生在世上，就沒有一個人同情過他。

靜蘭 唉！真可憐。（泣）

姨媽 你們都這樣哭，還怎好做事？

德全 今天我說實話罷，澤年並不是你們的兄弟。你們何必要這樣悲傷。

友蘭 （急問）是什麼？

德全 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那年我在雲南做知事。正是五月間，生了一個男孩子，打個電報回去給你們的祖父。因為我們一家，只有我生了一個男孩子，祖父非常高興。但是沒有兩月，那個孩子死了。我同你的母親商量，瞞着祖父罷，免得他悲傷。於是便在雲南，臨時帶了朋友姓王的一個孩子。

便是澤年。不久，姓王的死了，我就把他帶回家來。這件事，只有你們的母親知道，但是他又死了十幾年。

友蘭 說什麼（倉皇起立）你說他不是我的哥哥嗎？

德全 他本是姓王。

友蘭 澤年！（大聲）我誤你了。（昏倒下去，口裏噴出血來。）

德全 怎麼的，友蘭？

（德全，姨媽，靜蘭，阿蓮慌忙跑來，扶起友蘭。）

姨媽 大約是頭昏的緣故，快去拿生姜水。

（阿蓮下）

靜蘭 友蘭，（泣）快醒來！

德全 把頭扶高一點，免得噴血。

（工人們兩面照顧，舞台上頓現紛亂狀態，阿蓮同羅嫂持生姜水上，灌入

友蘭口中。

德全 爲什麼醫生還不來？

姨媽 好一點，眼睛在動了。

靜蘭 友蘭，快醒來！（泣）

友蘭 （復甦）白薔薇……白薔薇萎了。澤年，我誤了你！……

（又噴出血來，復昏去。）

靜蘭 妹妹！妹妹！（泣）

（時教堂傳來一陣早禱的鐘聲，一縷溫和的太陽，從窗口射進來。）

幕徐下

十七年六月八號於太湖之濱

本店新書預告

經濟學叢書五種

官廳會計學大綱

關於王昭君的五個劇本

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

解拆幾何學

李鴻章歐遊談話

美國與滿洲問題

列強對華借款政策

文化與社會

中國的家庭問題

李權時著

錢祖齡著

洪深著

常乃惠著

金通尹著

王光祈譯

王光祈譯

王光祈譯

孫本文著

孫本文著

幸福的偽善者

(The Happy Hypocrite)

Max Beerbohn 原著

梁實秋 譯

本書是一篇極優美的神話，故事美，文字美，梁君譯筆，更足與原書相稱。精印一冊，實價四角

上海東南書店出版

日本現代劇三種

田漢譯

本書收入日本現代著名戲劇三篇：(一) 嬰兒殺戮 (山本有三著) (二) 無籍者 (中村吉藏著) (三) 男人 (小山內薰著) 內容均描寫日本被壓迫階級之痛苦，可看出大戰後日本社會之如何不安。至原作結構之警策與田君譯筆的優美，更得未曾有。精印一冊，實價四角五分

上海東南書店出版

洪深劇本創作集

洪深著

實價五角五分

本書包含貧民慘劇趙閻王兩篇，均係作者年來最得意的創作。貧民慘劇描寫中國下層社會生活之痛苦，令人不忍卒睹；趙閻王描寫年來軍閥所造的罪惡以及兵士等所過非人的生活，更異常深刻。戲劇是代表一個時代的，洪君這兩個脚本，便是中國這個時代的結晶品。

上海東南書店出版

英文時事短著

余楠秋著

實價七角五分

是書係作者在美時於美國各雜誌報章上所發表之短篇文稿；討論問題，多係中日美三國之國際交涉，關於巴黎和會，山東事件，日本之野心，以及中國之將來，尤爲闡發無遺。讀者不獨對於國事有相當之了解，且於英文研究，受益尤多。